

略论洛谢夫的《名谓哲学》

刘 崑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洛谢夫的《名谓哲学》(完成于1923年, 发表于1927年)在语言哲学和文化哲学领域创造了一个理论的高峰。他的名谓哲学体系严密, 理论艰深, 但它也是在对在西方哲学理论和概念进行思辨的基础上进行建构的。首先这是一种现象学研究的个案。洛谢夫认为, 在一切科学中现象学居于首要地位, 也就是说, 现象学是“科学之科学”, 是一种最为科学的方法。其次, 古希腊哲学, 尤其是柏拉图学说中的“理念”和“形”是他阐述名谓哲学本质的出发点。第三, 洛谢夫在名谓哲学体系的建构和阐释中大量使用了数学和逻辑的证明和推论。可以说洛谢夫名谓哲学完全是本体论的辩证阐释, 要对它进行全面的理解和把握需要厘清一系列的概念。

关键词: 洛谢夫; 名谓哲学; 存在; 象征; 现象学

中图分类号: B15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20世纪西方哲学发生了所谓的“语言学转向”, 语言问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它不再单纯地被理解为研究和认识的媒介物和工具, 而是被赋予本体的地位。例如以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为代表的诠释学都在语言主导的路径上走向本体论研究。语言和哲学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它包含了语言哲学、哲学语言、哲学命题诸范畴的方方面面。俄罗斯哲学自形成之初就具有神学取向, 也就是说把上帝作为哲学建构的先验条件。同时, 与20世纪之初赞名派的学说相关, 俄罗斯哲学也具有了自己独特的语言哲学传统, 它对名谓哲学的深刻思考体现出和西方语言哲学模式的不同。另一方面, 20世纪俄罗斯宗教形而上学框架中的语言视界不可避免地也会表现出与西方哲学相同的任务、目的和指向。洛谢夫对名谓哲学(философия имени)的论述早于西方哲学的这种转向, 可视为这一哲学态势的先行者。洛谢夫哲学借鉴了西方哲学的合理因素, 例如他的现象学辩证法的方法主要来自西方哲学, 但他对胡塞尔和黑格尔思想的运用只是作为一种技术和方法, 而不是其哲学思考的基本原则。

2 名谓哲学与赞名派

在俄罗斯, 名谓哲学是与1910-20年代因为赞名派所提出的问题而引发的持久争论相关的。赞名派(имеславие)是20世纪初俄罗斯东正教神学的一个派别, 主要是由伊拉里翁甫的《高加索山上。两个德高长老关于通过向耶稣基督祈祷达到与上帝内在一致问题的谈话, 或现代隐士的宗教活动》(1907-1912)一书为发端。该书是一种对信仰的特殊状态下神秘体验的描写, 这种状态主要通过不断呼唤耶稣之名的祈祷来实现——这种观念可追溯到宁静主义(исихазм)传统。该主张的基础是, 上帝的一切本质和不可穷尽的特征都存在于神的名谓之中。由此围绕名谓是否是本质能量或纯粹现象的载体这一问题引发一场影响极大的争

论。赞名派和反赞名派的争论最终并未从东正教理的角度得到解决。以致于这场争论扩展到哲学领域。俄国哲学史上关注了“名谓哲学”或涉及到该思想的哲学家主要有三个代表人物，即三种学说，分别是巴·弗洛连斯基、谢·布尔加科夫和阿·洛谢夫。他们试图在西方理性的范畴之外寻找哲学思考的理据和可能。弗洛连斯基的学说的优点在于广泛运用了宗教教义、哲学以及语文学的资料，他充分强调词语的象征意义，认为“象征是某种体现为非自身的东西，它大于自身，但却通过它来从本质上得到诠释。”（Маслин 1995：548）对于弗洛连斯基来说，赞名派的学说首先是一个哲学的前命题，是建立普遍人类世界观的原基石，是对自古以来人类智慧和感性的本体论思考。对世界真实性和上帝临在性的感知是通过词语和名谓揭示的，其基础是“能量说”。弗洛连斯基的思想只是提出了名谓哲学理论的普遍特征，但缺乏系统性。对名谓从认识论和本体论角度进行详尽论述的当属谢·布尔加科夫和阿·洛谢夫，二者哲学思想的一个共同特征是把名谓看作是上帝和造物直接相遇的领域。布尔加科夫哲学中的索菲亚就是一个具有本体地位的概念，是“名谓的机体”，同属本体论范畴。和布尔加科夫一样，洛谢夫认为，“在命名行为中体现出主客体、认知者与被认知者之间的对立。命名是从异在中显现原初本质的最高原则，是本质辩证地自我揭示的最高形式”。（Маслин 1995：549）俄罗斯的哲学家解决了名谓本体化的问题，并把它植根于对世界原初本质的探索之中，这是他们，包括洛谢夫的学说区别于西方语言哲学对语言的结构学视角的地方。总之，他们认为，名谓问题是哲学的核心和基础，没有名谓，世界只是无意义、无理性的绝对的黑暗深渊，人们如同又聋又哑，只会在这黑暗之中乱撞。也就是说，世界的意义和秩序就是建立在名谓之上的。

3 洛谢夫的名谓哲学及其基本特征

洛谢夫的哲学体系既秉承了本土哲学的宗教探索特征，又体现出西方哲学的精密分析和逻辑论证的特点，其学说是建立在概念分析和逻辑论证的基石上，以呈现抽象思维和客观世界的联系。同时，洛谢夫理论中的概念和术语又是完全个性化的，虽然和相关哲学家的理念有相似性，但在自己的体系中却获得了全新的意义和关联性。对这些概念的理解是认识洛谢夫思想的基础。

3.1 洛谢夫名谓哲学的体系和层级性

首先，洛谢夫从语言的外壳——语音结构开始进行细致入微、循序渐进的分析。语音结构伴随着某种意义结构。也就是说名谓本身既包含语音意义又具有指物意义。当一个词开始与另一个词发生联系，这个词就变得更加活跃而成为它自身，充满鲜活的色彩，并因为这种活力而具有存在的价值和可能。可以认为每个词都包含着整个句子的意义潜能，因此必须承认它是一个独特的意义层面，洛谢夫称之为词的“语段”或“结构体”（синтагма）。此外他还非常强调词的象征统一体的重要意义，词的秘密在于它和客体或他人的交流，是主客体之间的桥梁，而名谓则是理解与被理解的、认知与被认知的事物相遇的领域。

在洛谢夫所有关于名谓的分析中，“存在”和“异在”的相互确认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同一个词的客体内容在不同的民族会有不同的理解，在一个民族内部不同个体的理解也会有所差异，洛谢夫把接近客观本质的不同程度称为词的“意识对象”（ноэма），每次带有特别意义说出的这个词构成意义层级。这样一个词中客观与本质的一致体现就可称之为思想。人与人以及人与事物的交往只有通过名谓才能成为可能，即理性的交往必须借助名谓。而且只有当一事物与另一事物完全或部分重合，完全或部分体现在词中，交往主体才能了解客体的名谓。因此洛谢夫视名谓为一种神奇的东西，它是事物本质潜在的能量，以某种具体的物质体现和存在。分析一个词和由此而来的形象时，洛谢夫认为形象的性质决定于意义的显现程度。

在《名谓哲学》中，时常会出现对“名谓”的各种不同界定，这些定义和洛谢夫哲学体

系的大量概念和术语紧密相关，名谓的显现方式表现为不同的层次，如逻各斯、形、否定等。为了定义名谓并说明其本质，洛谢夫在一个工作表中列出了名谓从绝对“虚无”的黑暗到意义显现的光明的 67 种情形，并得出结论说，“名谓是在与自身关系的变化层级中富有意义的、表现出来（或所理解）的本质的力量”。（А.Ф.Лосев 1990： 137）洛谢夫还引入神话的概念，例如从神话的角度来定义名谓：“名谓是神话的智性象征本质的能量表现，这种本性把自身视为某种异在并以此再回到自身；再简单些说，名谓是强有力地表现出来的神话的智性象征和神奇本质”。（А.Ф.Лосев 1990： 136）通过这种分析和定义，澄清了如下问题：为什么谈了那么多本质，谈了那么多物质，和虚在，而不认为此学说是关于本质的哲学或逻辑，而是关于名谓的哲学、逻辑和学说呢？因为这些只是分析的辩证思维过程中所关注的一些细微曲折的变化，要想真正触及最根本的问题必须要通过对这些概念的分析。

3.2 辩证法和现象学视角

洛谢夫认为整个生命世界渗透着辩证法，真正的辩证法永远是直接知识，是真正唯一可能的哲学现实主义，因此，它不是形式逻辑，不是形而上学，不是经验科学，而是建立在对生活的一切理性态度之上的，因此是纯粹关于意义的认识方法。谈到自己的辩证法本质，洛谢夫从数字开始进行论述，他认为数是某种对本质最基本最普遍的界定，因此洛谢夫的理论同样系统关注了数的逻辑，尽管它不能代替本质的逻辑，但却是研究它所必须。这种观点可以在黑格尔的百科全书中得到确证，辩证法使人类语言作为某种科学成就而使用并使其专业化成为可能。

胡塞尔的现象学对俄国语言学和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尤其是胡塞尔的“象征形式”学说。但这一学说产生时间是在洛谢夫开始著述《名谓哲学》之后。胡塞尔的理论思维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与洛谢夫相符合，但洛谢夫的学说有很多方面与纯粹现象学和纯超验主义的方法有所不同。洛谢夫对名谓的逻辑体系的研究是建立在辩证法基础之上的，他对名谓科学的研究不但与胡塞尔和卡西勒有所区别，而且也与 19 世纪大多数流派不同，他主要受到更加古老的哲学体系的影响。洛谢夫与胡塞尔的不同在于，他严谨地考察了那些只有形而上学或心理学、形式逻辑以及其他自然主义方法或以之为基础的范畴。现象学方法的核心概念是来自柏拉图学说中的“形”，洛谢夫甚至说，本质就是“形”，尽管这个定义并不全面，但是他认为只有在象征和神话中，本质才能被充分理解，而这正是名谓。关于名谓更加丰满和完整的定义当然包含了工作表中所列的一切情形，这是一个充分展开的成熟完备的体系。而辩证法提出名谓概念就是提出了它所统涉和包含的一切情形。而当名谓过渡到异在领域，就会产生更复杂的定义，这时本质的定义走向沿显现程度的坐标而衰退。“名谓是第一实在所能达到的最高点，接下来的只能是从这个高度跌向异在的深渊。它无论是对本质，还是对异在的本质来说都是最高的唯一的终极的目的。……这是两种本质，第一和第二位本质的分水岭。”（А.Ф.Лосев 1990： 137）

那么洛谢夫从辩证的角度研究人类语言有哪些不同于其他理论的特征呢？首先，它不是研究语言事实经验的多样性，也不研究语言事实，而是关注对本质的分析，也就是本性直观意义上的本质；其次，现象学辩证法不但给出词语的一切结构情形准确的本质直观的公式，而且把这些情形联系成为一个不可打破的意义统一体。事物是无限多样、变动不居和不稳定的。但这无限多个小的组成部分中存在着这个事物不可分解的本质，没有它这个事物的显像就不存在。我们在变动不居的外壳之下看到某种绝对的、稳定的、不变的东西，并且发现没有这种稳定的外观就不存在这个事物的物像。当然，“形(эйдос)”，即事物的本质，不但包含于自身，表现于自身，为自身而表现，也为一切异在而表现。否则任何人类语言都无法触及其本质。第三，对名谓的现象学辩证法研究解决了“主观性”和“客观性”这类问题。第四，经过这种研究使语言的社会属性这一模糊而难解的问题得以清晰，洛谢夫认为，“我们只有通过词语才能和他人以及大自然交流，社会的一切最深刻的属性只能建立在名谓的基础

上，并以无限可能的形式呈现出来”。(П.Л.Карабущенко, Л.Я.Подвойский 2007: 44) 一个人如果没有名字或者名字只是个发音没有内涵，那么这个人相当于又聋又哑。

3.3 名谓和象征

洛谢夫哲学思考虽然表现出西方哲学式的严密逻辑论证特点，但仍离不开俄罗斯的哲学传统。俄国宗教哲学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认识上帝的可能性问题，即认识神的真理的可能性。20 世纪这个问题更加白热化，这不但缘于理性和实用主义的整体危机，而且与东正教理念中一直存在和探讨的神和他所创造的世界的关系问题相关。作为上帝造物的人是否能够认识上帝，如何感知上帝的存在，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在西方文化中一直延续，并派生出各种学说，例如认为上帝远离人类，不可认知，导致诺斯替主义；而认为上帝和造物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导致泛神论。洛谢夫企图在上帝和造物之间找到一个明确的界限。造物根据神的赐予与神相联系，而神通过自己的能量表现自身。洛谢夫强调，这里谈的不是认知的问题，而是接受的问题。因为认知是属于结构层面，是纯粹思维性的，因此属于抽象的范畴，而接受则是表达层面的问题，并以某种方式得到专门显现。对于造物来说与上帝的相通是其生命的意义所在，也就是说越是与本质相通，就能够越强的显示其存在。这种相通就是在神秘祈祷之中发生的救赎。在上帝及其名谓和能量之外不可能存在救赎。洛谢夫把这个名谓和能量的范围称之为象征主义的，并强调象征正是具有表现的特征和传播的特征。和一切象征一样，它具有实在性和神性智慧。这种非人造的象征表达了上帝的个性，对上帝个性的理解只有通过象征才能达到。所以洛谢夫一切象征都是扎根于上帝名谓的表现力之中。在洛谢夫看来，基督教是象征主义的宗教，是意义和事物在思想中的同一，要做到这一点唯有通过象征。¹同时他区分了人造的象征和非人造的象征概念，建构了所谓的象征层级理论。第一层级的象征深植于神性之中，是非人造的，否定(апофатизм)是认识这种象征的重要方法。因为否定表面看无限远离本质的可认知方面，而实际上走近一切不可穷尽和不可言说的本原。因此洛谢夫在《神话辩证法》中关于神话的界定自始至终都是通过否定的形式来表述的。

洛谢夫把否定和象征区分开来，认为我们要想获知不可言说的本质(不可知论认为，“事物本身”是人的智力的任何活动都无法触及的，因此一切表象要么是虚幻的，要么是主观主义的结果；而对实用主义来说，一切现象即是本质自身)，只有象征能把现象从主观的幻想和盲目的物质崇拜中解放出来，同时肯定其本体现实。而只有否定能把显现的本质从不可知论的执拗和理性—物质二元论中解救出来。这样，名谓、能量、象征的非人造性确定了造物主和造物之间的明确界限，同时其表现力和可传达性、可理解性确定了上帝通过能量和象征在世界的临在。

3.4 关于洛谢夫名谓哲学的几个核心概念

在“名谓的前客体结构”一章中，洛谢夫从音素(фонема)、义素(семема)和意识对象(ноэма)层面分析了名谓的内部结构，继而引出一个新的概念——меон。“ноэма是词的发声并固定存在，或者正在被发声使用和存在的词的意义。为了深入触及词的对象和客观本质，我们应该穿越思想的层面，即穿越那些客观本质地体现为具体词语的领域。”(А.Ф.Лосев 1990: 42) 意识对象(ноэма)是在客观本质和“他者”之间的相互揭示中建构的。меон就是和这个他者(иное)密切相关的一个概念。因为客观对象的意义是区别于他者而存在的。这里相对于客观对象的“他者”并不是指另一种客观的实存，而是“非存在”，即 меон。它在希腊语中指“非存在”，相当于虚无(небытие)。这是一个表达了一切不确定性的，与界限相对的，与自身不一致，因此不可认知的概念。有时也作为相对的虚理解，如“尚不存在”。“否定的和不存在的绝对”这一观念存在于中国和古印度哲学以及佛教和古代神学体系中。而“非存在”(не сущее 或 небытие)概念也存在于毕达哥拉斯派学说之中。这一术语产生于巴门尼德和索菲亚主义者的理论中，并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成为一个确定的术语，成为新柏拉图主义的一个核心概念。

先于洛谢夫，俄罗斯哲学的 *меон* 一词出现在尼·明斯基的学说中，在 1890 年的文章《在良心的光照下——关于生活目的的思考 and 理想》中，明斯基从柏拉图那里借用了这个范畴，并把它丰富和改观为“不可企及的神圣”之意。在最终内涵上，*меоны* 是作为一个精神的范畴，和现实现象相对立的一种调合了绝对存在与绝对虚无的概念。它的性质经常是否定的，这一点也为洛谢夫所认可，既不存在于现在，也不存在于过去和未来，人既不能理解也不能认识它，甚至在思维中也无法接近，只能努力达到由它所引起的那种迷狂的感觉。在明斯基看来，追求 *меоны* 的快乐和无法触及它的痛苦会产生内在的神秘启示。（Маслин 1995: 299）

洛谢夫这样界定 *меон*，例如你面前有一盏灯，能说旁边放着的铅笔是他者（*иное*）吗？显然不能。因为二者本质上是两种实存（*сущее*），因此任何一个都不能通过另一个达到与深入到自己的存在本质。而 *меон* 就是那种纯粹的非存在（*не-сущее*），而不是另一种存在。在这里洛谢夫通过对 *иное* 和 *не-сущее* 两个概念的区别和联系说明了 *меон* 的本质。某物是某物是以区别于他者为标志的，存在是以某种不存在为前提的。洛谢夫把他者（*иное*）和 *меон* 并列使用，当作是我们思想中的非存在，它并不单纯是对存在的事实否定，而是对一定区别于他者的事物形成的事实的肯定。应该指出的是，洛谢夫这里似乎 *иное* = *меон*，和 *сущее* 相对；但是，*не-сущее* = *меон* 吗？“*меон* 是存在中的一种情形，*не-сущее* 这种存在是生命的必要组成部分。”（А.Ф.Лосев 1990: 42）这是洛谢夫与自然主义的形而上学相对立的反形而上学辩证法，他把 *меон* 区别于存在的实存，把它归结为确定这种存在的一种情形。“*меон* 不是某种质地，不是数量，不是形式，不是关系，不是存在，不是稳定性，也不是运动。它只是在对这一切的关系中存在，正是与这一切的关系中的他者。它没有任何独立属性，只是存在中的他者情形，只是一种区别和区分的情形。”另一方面，*меон* 是信念的“他者”，意义的“他者”，因此，也是一种非理性的因素。“*меон* 是理性存在中必要的非理性的情形，因此是辩证的必要情形。”（А.Ф.Лосев 1990: 43）

总之，这个与存在对立又相互依存的概念是洛谢夫对现代本体论哲学的一个独特贡献，看上去它如同一个概念的迷宫，涉及到黑格尔的“纯粹”存在的辩证法和事物形成过程所伴随的虚无。但洛谢夫的辩证法更接近柏拉图，而不是黑格尔。对洛谢夫来说，意义仅在于存在之中，而 *меон* 是绝对非理性的，但却合乎逻辑意义的因素。首先，不存在绝对的虚无，它总是对应某种存在提出来，就算是有，也是和具体存在相对立，而不是和普遍的存在相对立；另外，非理性存在和非存在的意义并不小于理性存在，而是相互补充，因此所谓的虚无并不是没有意义的。海德格尔说，我们在虚无面前不必恐惧，也不必把它当成某种附属的东西，或者把它极端化。不同的是洛谢夫是通过虚无达到存在，而海德格尔是通过存在达到虚无。

在《名谓哲学》一书中，洛谢夫认为，词语是事物的“形”（*эйдос*）的外在表象，在存在的演变过程中伴随一种辩证的必然性而出现，这个存在又会回到自身即自我意义。每一个本质作为一种确定的存在，即区别于自己的“非存在”（*меон*），因此包含于自身的这个“他者”包括三个方面：1. 统一的方面，超出存在的界限之外并把整个存在与非存在相比较。2. 本质直观方面，或事物中意义或理念之显现的形式方面。3. 遗觉方面，或非逻辑地形成方面。在第二章“名谓的客体结构”一章中洛谢夫首先使用了 *эйдос* 的概念。“名谓的客体——是决定名谓一切命运的基石。”（А.Ф. Лосев 1990: 76）*эйдос* 就是我们在事物中所看到的东西，在“形”之外不会有任何存在，我们所谈论和思考的存在就是指它的“形”。洛谢夫把名谓作为本体论范畴加以认识，本体论是关于存在的科学。在本体的层级中，“形”之表现的逻各斯是审美的客体，逻各斯的逻各斯是语法的对象，即话语的审美和语法结构。（А.Ф. Лосев 1990: 169）关于隐喻、象征、寓言、转喻等的结构，首先因为我们有抽象思维能力，其次，我们面前会出现使隐喻成为隐喻的画面，即和抽象思维相一致的转义；同时，我们不但要思

考隐喻，还要评判它，即寻找它的抽象意义，为建立画面感所选择的非逻辑手段的合适程度。这些思想适合于诗歌美学或诗学，当然对于其他美学也具有同样的理论价值。

4 结束语

洛谢夫对存在本原的探求与中国古代哲学的方式有相似之处也有明显的不同。中国哲学所理解的天地本原从存在之始就是无名的，要想给这个无名的东西命名，“道”就是一个虚拟化的命名，是通过象征性的言说来表达的，因为天地之始因人类语言的局限性而不可言说。老子认为，“名”只是附着物，离真正的“始”还很遥远。洛谢夫通过象征来表达对绝对者的感受与老子通过象征来发现、揭示和把握“道”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但二者也有本质的区别，中国哲学中语言与本原存在着一种人为的分离，（刘之静 2007：14）老子哲学认为万物始于无名，在没有语言存在时本原就已存在；而西方哲学中的语言具有重大意义，语言就是本原，就是存在，如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是存在之家”一样。而洛谢夫尽管从本国的宗教哲学传统出发，但他还是非常注重对语言本质的分析，强调名谓在认识事物本原的过程中本质直观的意义。

附注

1 к проблеме символа в творчестве А.Ф.Лосева, <http://anthropology.ru/>

参考文献

- [1] Карабущенко П.Л., Подвойский Л.Я. Философия и элитология культуры А.Ф.Лосева[М]. Москва: «ЛУЧ», 2007.
- [2] Лосев А.Ф. Из ранних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М]. Москва: «Правда», 1990.
- [3] Рус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 Словарь. Под общей редакцией М.А.Маслина[Z], Москва: «Республика», 1995.
- [4] 刘之静. 老子对“道”的虚拟化命名与象征言说——兼论中国哲学的方法论意义[J]. 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4).

Briefly On *The Philosophy of Name of A.F.Losev*

LIU Kun

(Center of Russi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tudies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The Philosophy of Name of A.F.Losev* has created a theoretical peak in the sphere of linguistic and culture philosophy for that it has a tight system. However, it is established on the basis of arguing with theories and concepts from western philosophy. *The Philosophy of Name of A.F.Losev* is a dialectical interpretation of ontology and a case of phenomenology thinking, and to comprehensively understand it needs to start from some concepts like logos, eidos, myons, symbols, etc..

Key words: A.Losev; *The Philosophy of Name*; being; symbol; phenomenology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高校青年骨干支持计划项目“A.Φ.洛谢夫的象征美学理论研究”(1252G044)；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A.Φ.洛谢夫的神话哲学美学思想”(项目编号：10YJAZH049)。

作者简介：刘锬(1971—)，文学博士，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俄罗斯文学与宗教文化、哲学美学。

收稿日期：2013-10-28

[责任编辑：刘 锬]